

TAOSHENG

解放军出版社

逃

Escape to Life

赵方 于国君/译

生

(加)詹·索雷奇 Jan J. Solecki/著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30周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30周年

著者：(加)詹·索雷奇 Jan J. Solecki

译者：赵方 于国君

解放军出版社

# 逃生

Escape to Life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生 / (加) 詹·索雷奇著; 赵方, 于国君译.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2005

ISBN 7-5065-4937-9

I. 逃. … II. ①索…②赵…③于… III. 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I711.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5754 号

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

图字: 军—2005—036 号

根据: Jotolusa 加拿大 Trade and Management inc. 公司 1998 年版译出  
(Jan J. Solecki)

特邀编辑: 宗 颖

责任编辑: 兰 草

封面设计: 张禹宾

版式设计: 萨 力

图文提供: 赵 方 (Gibney Ana)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发行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1.25

字数: 180 千字 印数: 5000 册

定价: 28.00 元

## 作者的话



书中的故事发生在 30 年代的中国，正是笔者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故事内容和人物纯属虚构，但它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气候状况等等都是笔者记忆中当时的中国。齐齐哈尔附近当时并没有医学试验站，但齐市以南 300 英里的地方就有一座，另外也还有其他鲜为人知的几座。成千上万来自不同民族的俘虏曾被用来做人体试验。不幸的是，事实上并没有人逃出那些人间魔窟，也没有任何幸存者有幸活到战争结束，为那段非人的经历提供历史见证。

在当时的中国北方，苏联跟美国的摩擦越演越烈，而日美两国的宿怨反而随之被搁置到一边。美日既已结盟，从政治利益出发，美国对日军在中国北部甚至在整个中国和东南亚的胡作非为当然不闻不问。

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大多数战争的目击者和参与者都已经魂归西天，当时的很多文件也被有意无意地撕毁、焚烧。本书旨在展现当时历史画面之一帧，使读者重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日本在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累累罪行不可饶恕，也不应被遗忘。正如在欧洲曾发生的大屠杀一样，应该成为让后人引以为戒的警钟。

詹·索雷奇

1998年于加拿大 温哥华



## 编 者 的 话

詹·约瑟夫·索雷奇 1919 年生于中国北部黑龙江附近，出生后不久迁居齐齐哈尔，即本部小说事件的发生地。1929 年索雷奇迁居哈尔滨，进入一所波兰中学学习。毕业后去香港继续求学。他的童年见证了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并于 1931 年创立傀儡政府满洲国等诸多历史事件，10 年后，在香港他也同样目睹了日本殖民香港的全过程。

学校毕业后，他参加香港自卫军，被日军俘虏后羁押于深水战俘营。1943 年被掠至日本名古屋，在当地的机车厂做苦役。

二战结束后，索雷奇前往英国学习，1948 年从伦敦经济学校毕业，获商业学士文凭。其后 10 年，索雷奇供职于英国外交公署。1959 年，他移居北美，相继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深造，研习经济学。其后的 25 年里，他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授课题包括苏联和中国经济。他的专业领域亦涉及两国的森林、渔业和原油资源等经济问题。1984 年索雷奇退休，继而从事顾问、写作等事务并经营自己的生意。作者现居加拿大温哥华。

年届八旬的索雷奇是国际事务，特别是俄罗斯、中国事务的热心观察家，经常就相关问题主办讲座和研讨活动。作为俄一波后裔，索雷奇通晓俄语和波兰语，同时也熟悉汉语、法语和德语。他经常旅游，多次横穿北美并周游欧亚各国，最近，索雷奇已开始本书续集的写作。

本书于 1998 年由加拿大 Jotolusa Trade and Management inc. 公司出版。由赵方翻译了第 1 章~第 8 章，于国君译出其后的第 9 章~第 20 章，并负责全书的统校。

## 目 录

- 第1章 新家 /1
- 第2章 亚历山大 /13
- 第3章 新的家人 /29
- 第4章 齐斯梅特的警告 /33
- 第5章 河边长大的孩子们 /39
- 第6章 日本入侵 /45
- 第7章 凶险的勾当 /49
- 第8章 邪恶之巢 /53
- 第9章 准备行动 /63
- 第10章 进攻 /75
- 第11章 迈向自由的第一步 /85
- 第12章 时间的礼物 /95
- 第13章 救援 /103
- 第14章 空袭 /113
- 第15章 塔丽的旅程 /121
- 第16章 塔丽加入行动 /131
- 第17章 战争时运 /139
- 第18章 风暴 /151
- 第19章 告别 /159
- 第20章 善恶较量仍在继续 /169



## 第1章 新家

作为一种旧式的中国交通工具，牛车实在算不上舒服。笨重的套了铁轮圈的木制轮子压在冰冻的路上，发出咣咣的金属声，将牛车上三个乘客的骨头都快给颠出来了。三人都裹在厚厚的羊皮袄里，颤抖着藏在赶车人的身后。天空正飘着干冷的细雪，冰冷刺骨。赶车人齐斯梅特却显得心情不错的样子。再过几个小时，他的乘客们就要到达目的地了，总算这次漫长的旅途即将结束，他车夫老齐也算尽到心了，在海拉尔跟老朋友们会上一面，再呆上个三五天，他就可以回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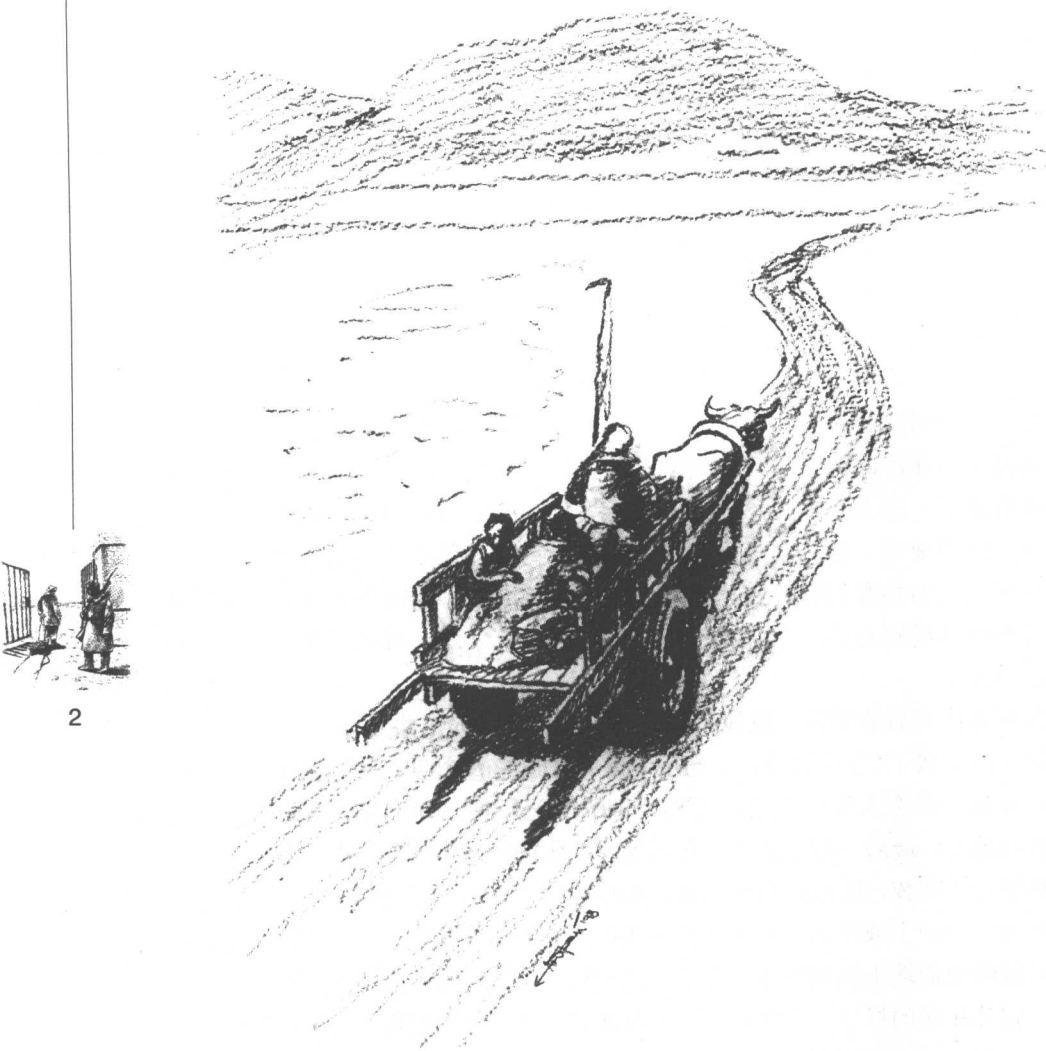
齐斯梅特身后的乘客可没他那么精神。在路上颠簸了将近3个月，他们一个个都又冷又倦了。3个月前，他们从中国西北角的一个叫迪化的偏远城市逃离出来，穿过冷得令人发抖几乎是荒无人烟的茫茫地域，好不容易就快要到达他们投奔的地方。最后一程，从甘珠儿庙到海拉尔的100英里路，在严酷的寒冷中跋涉整整三天两夜，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居然活着熬到了今日。亏得一路上齐斯梅特像一位护士或母亲一样悉心照料他们。这个齐斯梅特，不但总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给他们端上热汤热饭，为了保护他们，好像连晚上觉都不用睡了，而且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没有他，这次艰难的旅途是不可想像的。现在眼看就要到了，车上的三个乘客反而有些不安起来：谁知道等在他们前面的是什么呢？

三个乘客中惟一的成年人叫亚历山大·瑞贝克。看来他已病得不轻，面容消瘦惨白。亚历山大在迪化工作时曾救过三个人的命，并被告知有一天他若需要帮助的话，他也会得到他们的回报。现在，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只求在去世前能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托付给那三人中的任何一人。他救那三人已是十多年前的事情，现在沧海桑田境移时迁，他们还记得他亚历山大，还会念那一份旧情吗？



# 逃 生

TAO SHENG



车上的另两个乘客是亚历山大的一双儿女。男孩叫密可来，今年 12 岁，是个英俊聪慧的男孩子，黑头发，褐色眼睛，笔挺的鼻梁。跟密可来不同的是，他的妹妹娜塔丽有着浅金色的长发。经过这数月艰难漫长的旅途，娜塔丽的头发现在看上去又乱又脏，眼睛也因为困倦睁都睁不开了，不过她的皮肤却红润而健康。娜塔丽比密可来小两岁，看上去依然稚气尚存。看着这两个年少而无助的孩子，亚历山大不禁忧虑起来：降临在他们头上的命运将是什么呢？



甘珠儿庙是一座小城，这里既是一个贸易中心，也是通往外蒙古的乔巴山和乌兰巴托途中的一个驿站，城里的居民主要为蒙古人和汉人。这条路的一条分支通往亚历山大他们要去的海拉尔。海拉尔是亚历山大那些中国朋友们的居住地，正好位于中东铁路的边上。

中东铁路被大多数人称为“俄国铁路”，是俄国沙皇于1897年~1902年间建的。它从俄国的贝加尔湖南边一直通到中国东北的地理中心——哈尔滨市。从哈尔滨一条干线延伸到日本海旁边的海参崴，另一条延伸到连接中国内陆与黄海的辽东半岛。

俄国人在铁路两边3/4英里的领域内享有治外法权，领域外的一些主要城市也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内，沿着中东铁路，他们建立了一系列的护路区。护路区里住的大多数是俄国人。铁路的建立，使得东北以南的华人有机会深入到土地肥沃的北方，很快，在俄国人的居住区外，新的城镇也不断涌现出来。又由于当时只有俄国人在东北才有治外法权，所以俄国当时成了那些对太平洋区域野心勃勃的国家的嫉妒对象，中东铁路也自始至终是侵略国家试图争夺的一块肥肉。

通过沿途打听，车夫齐斯梅特寻到了亚历山大其中一个朋友的确切地址。他扬起牛鞭，催牛儿快走。好像有些不满这种催促，牛只不过稍稍加快了步伐。“你们看见前面那排房子了吗？那就是老鲁先生的农庄了。”齐斯梅特跟身后的几位乘客说。

农庄是几间围着土砖围墙的房子，其中两间尤其显得高大。旁边一条小路伸到农庄大门。门是紧闭而高耸的。从外面什么也瞧不见，视线都让围墙给挡住了。天虽然黑下来了，屋里却还迟迟没有点灯。到齐斯梅特他们的牛车赶到农庄跟前时，灯光才从屋子的窗户里漏出来。齐斯梅特僵硬地跳下车，用赶车的牛鞭敲门。这时，忽然从旁边一间低矮的房子里跳出来三条猛犬，咆哮着朝大门的方向冲过来。一个12岁上下的男孩，一边披棉袄，一边朝门口不紧不慢走过来，拉开大门旁边的小边门，好奇地朝外面瞅了瞅。他问了齐斯梅特一句什么，齐斯梅特朝他指了指牛车上的乘客，想粗略地解释一番来意，可是，男孩猛地转过身，砰的一声关上门，飞快地跑回了屋里。“简直跟城里人一样，对什么人都疑心重重。至少他可以先让我们进门，再去通报他的父亲呀！”齐斯梅特有些气恼地嘟哝着。

过了一分多钟，那屋门又开了，跟着男孩出来的是一个身材高大健壮的中年男人。男人手里提着一盏灯笼。灯笼悠悠的光线使得漆黑的夜似乎看上去更



## 逃 生

TAO SHENG

暗了。他们仍不打算打开大门，而是从门缝里挤出来，站到牛车前，困惑地打量着这几个不速之客。

“本贵，我是迪化来的瑞贝克·亚历山大，”车上的病人轻声解释道，“我带着孩子们从虎口逃生出来，需要一个安顿的地方，至少需要一段时间，你能帮忙吗？”

“是您吗，亚历山大？您怎么变得这么瘦？还留着这么深的胡须？我几乎都没有认出您来。快请进来，快进来暖和暖和。”认出对方之后，鲁本贵的戒备顿消，马上变得无比热情起来，他示意齐斯梅特等一等，自己先跑去开了大门。重重的两扇门开了，牛车跟着慢慢驶了进去。那几条狗还追着牛车远远叫唤着。男孩朝它们低喝了一声，它们才又乖乖回到属于它们的那间低矮的小屋里去了。

鲁本贵请齐斯梅特将行李带进来，然后将这些远方来客领进了屋里的过道上。过道里没有暖气。对于客人们的突然来访，鲁本贵的脸上并没有露出惊讶之色。齐斯梅特将行李拿进来。大的行李一共才四件：两只袋子，两只像箱子一样的篮子，都被皮绳捆得紧紧的。密可来和娜塔丽每人手中提着一只小箱子，一种小小的老式褐色手提皮箱。

“亚历山大，我来付钱给车夫，好吗？”鲁本贵问。

“噢，还是我来吧，本贵。我要付的钱可不是小数目。多亏他千里迢迢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先进屋里去吧。这里黑咕隆咚，可真够冷的。”亚历山大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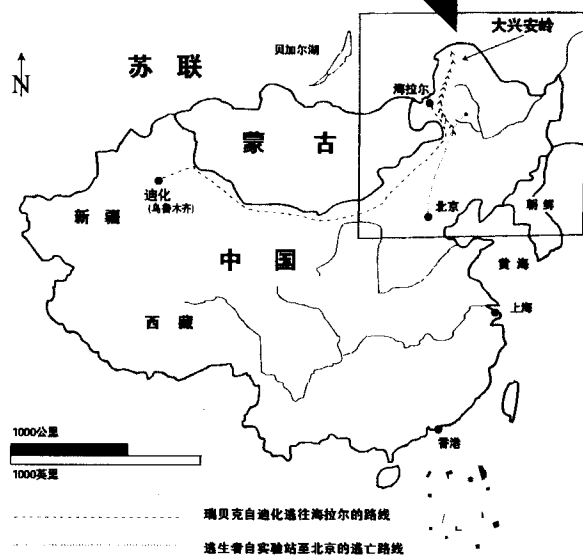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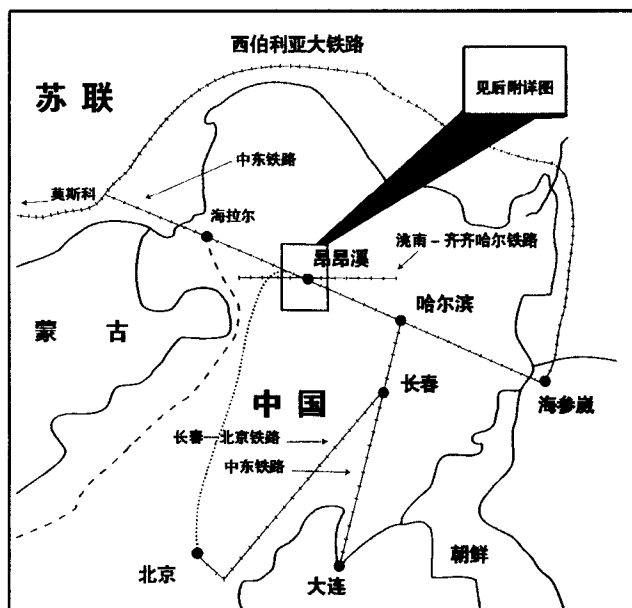
“当然，请进，朋友，快进屋吧。”

屋门一开，一股热浪几乎将他们卷了起来，熏得他们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这是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齐斯梅特将行李拿过来，靠墙放着。亚历山大迟缓而笨拙地解开他的大衣纽扣，将手伸到口袋里，从里边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皮包，数了400块钱递给老齐。齐斯梅特眉开眼笑接过来。最后，亚历山大又拿出额外的100块，放到齐斯梅特的大手上，郑重地说：

“我的忠诚的朋友，你对我们的仗义相助，将使我们永远铭记在心。钱无法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心，我惟一能说的就是：‘愿上帝与好运永远与你同在吧。’”接着亚历山大又转向他的两个孩子，充满感情地说：“密可来，娜塔丽，现在是跟齐斯梅特道别的时候了。”

“再见，齐斯梅特，谢谢您将我们带到这里。”密可来说。





## 逃 生

TAO SHENG

娜塔丽则带着一丝羞涩：“谢谢你，齐斯梅特，但愿我们很快又会见面噢。”

齐斯梅特朝亚历山大恭恭敬敬鞠了一躬，又朝密可来和娜塔丽分别鞠了一躬，再将娜塔丽的手握进他的大手里，轻轻抚摸了一下以后，用带着手套的大手抹了一把脸。他拭去的是脸上的一颗冰渣子也许是一滴泪。齐斯梅特又朝亚历山大鞠了一躬，接着也朝房主人鲁本贵鞠了一躬，然后便消失在外面深深的黑暗中了。

鲁本贵站在房中间，带些忧虑的神色看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也默默站着，煤油灯照在他疲惫不堪而苍白的脸上，加上他还在发烧，他的眼睛像着了火一样亮。鲁本贵正准备问些什么时，房里走进来几个年轻人。一个小女孩溜进来，朝来客扮了个鬼脸，意思是说这些远方来客们身上的气味不好闻。一个女人走了过来，本贵用中文朝她说了些什么。妇女走到娜塔丽身边，拉起她的手，然后又拉起密可来的手，什么也没说，就将他俩带出了房间。本贵走近亚历山大，将一只胳膊温和地放到他肩膀上：

“朋友，先让我来帮您把大衣脱下来吧。”默默地，他帮亚历山大解开了大衣的纽扣，从他肩膀上轻轻褪去大衣，放到墙边的长椅上：“好了，现在，在您告诉我到此地来有何贵干之前，让我先来说一两句话。10年前，是您搭救了我和我最好的两个朋友的命。我们三人当时身在异地他乡，被当局紧紧追踪。身为逃犯，当然不敢奢望有人帮助我们。然而跟您虽然素昧平生，您却冒着生命危险仗义相救。您对我们的搭救完全出于您高贵的品格。若不是您，我们早已成了袁世凯手下人的刀下鬼了。我的家，我的家人，我的财产现在统统都在您的支配之下。请在这里安心修养，让贵体早日康复，以后的事留待以后再慢慢计议吧。”

本贵将亚历山大领到长椅前，小心地扶他坐下来。这时，一位年轻妇女走过来，一手提着茶壶，另一只手端着搁着两只碗的盘子。本贵说：

“这是我的侄女春花。除我之外，这里只有她会讲英文。以后就由她来照料您吧。这城里有一家欧洲人开的医疗所，春花在那儿干过活，学了一点你们的语言和医疗知识。她现在给您瞧一瞧伤口，明天早上我再去叫名中医过来，让他给您好好诊断一下。”

“谢谢你，本贵。我想也许叫医生没多少用了，我估计自己来日无多。迪化那边出了大乱子。我的妻子被他们打死了，我也被打得够呛，胸口受了重伤。为了救孩子，我才带他们逃到这里来投奔你。刚才的车夫齐斯梅特是我们医疗所一个工作人员的亲戚，多亏了他，帮我们策划了这次逃跑，将我们平安无恙



带到这里。齐斯梅特是穆斯林，不会愿意在这里过夜。不过你不用担心，他对这个城镇并不陌生。我们最后这段旅程搭的是牛车，不过，在此之前还算幸运，让卡车捎了一段，后来还有一辆天主教会的旅行汽车也顺路带了我们一程。还算好，我这里还有点钱和贵重东西足够我们周旋一段时间。这两个包，你给我好好收藏起来吧。”一口气说了一番长话，亚历山大显得疲倦已极。

本贵递给他一碗茶说：

“喝了这个，您就会觉得舒服些，也会暖和点。请不要担心您和孩子们的安全，到了这里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我们对您的恩情永远铭记在心，无论如何会极力保护你们的。您先需要洗一洗，换一下衣服吗？”

“可是我没有干净衣服可换呵。”

“没关系，春花会给您拿一些我的衣服过来给您换上。请先凑合着穿一下。我现在去跟内人谈谈。虽然迪化的事情令人伤心，但现在您也不必过多忧虑。不知多少次，我向内人提起过我们在迪化的险遇，现在她要知道您就是那位救了我们的恩人，不知该有多高兴见到您呢。请先将茶喝掉，再让春花来帮助您料理一下吧。”

那位老年妇女牵着密可来和娜塔丽，将他们领进后屋。握着他们的是两只有力的手，但并不粗暴。这是一间宽敞的卧室，干净而整洁，屋角的一边放着一张窄窄的桌子，桌上挂着几幅很大的画像。屋子的另一边搁着一只炉膛很大的铁皮火炉，里面的火正烧得通红。左边是一扇门，门旁是一间又干燥又温暖的小屋，里面有一张炕，跟墙一样长，是砖砌的，等于是一只多用途的火炉。炕的一端是壁炉，上面可以直接做饭。旁边还有一只烧热水的锅炉，上面只盖着一只木盖子，热腾腾的蒸气直往上扑。除去做饭和烧水的部分，剩下的炕构成一张暖和的床，热量可以保持好些个钟头。这种炕是家里最暖和的地方，一般给家里最年长的人或最需要的人睡。炕旁边的泥地上还放着一只装水的大木澡盆、木桶、凳子和洗衣桶之类的东西。那女人示意娜塔丽等一下，她先将密可来带到堂屋后面的厨房里去，让他在一块小板凳上坐下来等着。然后，她回到娜塔丽身边，打手势要她脱衣服。娜塔丽迟疑地将裙子脱了下来，但那女人做手势示意她将衣服全部脱下来，一面将大澡盆拖过来装上热水，从木桶里舀了点冷水对上。她细细地不厌其烦地帮娜塔丽擦干净了身上的污垢，又帮她洗了头发。女人的动作不紧不慢，好像有意要让这个脏兮兮的小女孩在水里面好好泡一泡。最后她又用剩下的温水给她清洗了一遍，丢给女孩一条毛巾，就出去了。不久她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身中国式的睡衣——一件布扣子的有宽松



下摆的对襟上衣和一条手工缝的裤子。等娜塔丽穿上睡衣以后，那女人又给她在外面罩上了件长褂袄，用木梳子给她梳理了头发，最后轻轻拍了拍她的脸，将她带到堂屋里的壁炉边坐下来。小小的桌子上放着茶壶和杯子。女人给娜塔丽倒了一杯茶。第一次，10岁的娜塔丽发现对方不苟言笑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温柔而慈祥的笑容。

然后，女人又去给满脸羞色的密可来洗了澡。洗完澡后，密可来也被带到堂屋里喝了茶。兄妹两个你看我我看你，交头接耳，悄悄讨论他们的父亲现在在哪里。今天坐了那么久的车，他们俩早就又饿又累又困了。等了至少半个小时后，才有一个人走进来招呼他们。那是他们最初在门口见到的那个男孩。他挥挥手，示意他们跟他走。他先带他们去用了厕所后，才将他们带到厨房里。

厨房里这时已经坐满了人。大圆桌上放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条，里边还有肉片、蘑菇和其他蔬菜。亚历山大刚刚刮了胡子，看上去比以前更瘦更苍白了，两个孩子猛一看到父亲，几乎没有认出来。亚历山大朝他们温和地笑着，那是他一贯慈祥宽厚的笑容，两个孩子顿时觉得舒服多了。

“好了，客人们，现在让我先给各位介绍一下我的家人吧，”鲁本贵站起来说，然后又朝向两个孩子：“孩子们，照我们这里的习惯，年少的被介绍给长者时应该鞠一躬。亚历山大，这是家父鲁春多。”亚历山大毕恭毕敬鞠了一躬。本贵的父亲朝对方严肃地点点头，又用中文对儿子说了些什么。

“我的父亲说他十分欢迎你们到我们家里来。”

“请告诉他老人家，我谢谢他的友善与理解。”亚历山大答道。

接着两个孩子也仿效他们的父亲，朝老人深深鞠了一躬。老人严肃地看看他们，点点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随后，客人们又被介绍给了老太太鲁芬兰，孩子们都称她为“妈罗”；然后又被介绍给了本贵的侄女春花和春花的母亲，本贵的大儿子鲁海波，二儿子鲁海儿，大女儿鲁梅娴，二女儿鲁麦兰，小女儿鲁玲蔚，和么儿鲁玉音。鲁家的孩子们好奇地看着他们的客人，时不时推一下各自的胳膊，咬着嘴唇轻轻笑着。最后鲁本贵才把妻子凯文缇介绍给亚历山大。凯文缇握住亚历山大的两只手，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动情地说：

“您的救命之恩，让我们没齿难忘。”春花帮她做了翻译。

这一套仪式过后，大家开始用餐。孩子们你看我我看你，互相猜度着对方，时不时交头接耳，轻声笑着。除此之外，餐桌上安静而有礼。妈罗将美味的面条端上来，后来又添了一次。除了面条以外，餐桌上还有热滚滚的馒头。馒头



是骰子的形状，只是比骰子要厚得多，光滑得没有一丝褶皱。密可来兄妹俩头一次吃这种东西，觉得又松又软，尤其是和着面条汤一起的时候特别可口，蘸着酱油吃也还不错。

本贵的父亲是一家之主，他吃饭时很少说话，大家也就跟着他沉默地吃饭。最后，他吃好了，打了个饱嗝儿，起身把一根长烟袋伸到炉膛里点燃了，挥了一下烟袋示意客人慢慢用，自己踱出了房间。

从这天晚上起春花和她母亲睡，将自己的房间让给亚历山大。密可来跟屋里的男孩们一起睡在中间的屋子里，娜塔丽跟女孩们睡靠边的那间房间。床都是中国式的硬板床，但是密可来跟娜塔丽经历了漫长的一天，加上又都洗了热水澡吃了热饭热菜，又累又兴奋，早就想睡了，哪里还顾得上注意床的软硬。很快，两人都倒头大睡起来。

第二天，一位老中医来看了亚历山大。这位老中医显然是鲁家的世交，鲁家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他一来，都一窝蜂跑到门口去迎接，他带来一口袋的干枣分给孩子们，密可来和娜塔丽也分到了一份。

老中医诊察了亚历山大良久，没说什么就出去见鲁本贵了。春花也被本贵叫了进去，三个人关在屋里商量的半天。医生走后，春花端进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跟中药一起炖的鸡汤，轻轻搁在亚历山大的面前。亚历山大无精打采地坐在床沿，两只脚耷拉在冰冷的地板上。她温柔地催他快喝，免得鸡汤凉了。亚历山大摇摇头说：

“没有用了，春花。看了医生的眼神我就明白，我已经死到临头，喝什么都没有用了。你在医疗所干过，大概见过不少这样没指望的病人吧。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难受的只是不能再看着孩子们长大——好在他们已逃离虎口，让你们这些善人收留下来。也许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吧。”

“请不要这样说，”春花央求着，“将来的事，又有几个人能够预料？我们中国人的中药有时候还是挺神的呢。您先好好休息，不要想得太多。休息好了也就有力气了。来，先把这鸡汤喝了吧。”

亚历山大喝掉了鸡汤。也许鸡汤太热，或者汤里面的中药开始发挥作用，他渐渐感到迷糊起来，昏昏欲睡。他这一觉睡得踏实深沉，直到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那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了。鲁本贵进来，搬了一把凳子在他床前坐下来。他微笑着看着他的客人：

“怎么样？您休息好了吧？我们现在聊聊好么？要不，您还想再休息一会儿？”





“哎，好多了。孩子们呢？”

“他们跟着我那几个到集市上买花生去了。孩子到底是孩子，才几天就都混得烂熟了；也许再用不了几天，都可以互相听懂对方的话了。亚历山大，您也不用太心急，只管养好身体再从长计议。要是……你们爷仨不习惯呆在这里，我也可以送你们去俄国人的护路区，给您找个价钱合适的人家住下……”

“不，本贵，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看我们还是呆在你们家，烦劳你们较好。孩子们需要一点时间适应新的环境。你瞧，我们认识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你知道我对你无比信任的。我的身体我自己很清楚，即算碰到神医恐怕也没有用了。眼看孩子们就要成为无依无靠的孤儿，这些日子我一直在苦苦思索为他们找一条出路。我想我们留在这儿还是较为妥当。我知道这也许让你为难，但为了孩子们着想，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你也是个做父亲的人，相信你也懂得我的心情。”

“可是，亚历山大，您知道我已涉足政治，跟我的同志们一样，我的整个心思都放在挽救中华民族的理想上。我是一个地下组织的成员，我怕这会给您的孩子带来不测。事实上，我的家人也时常担惊受怕，朝不保夕。”

“本贵，”亚历大打断他的话：“这我都知道。中国正当乱世，谁也没法过太平日子。但我想，你已不是当年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子了，再怎么莽撞，还不至于置家庭的安危于不顾吧？我希望你能待我的孩子就像你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将需要人来引导他们走上正确的轨道。而这个令我信得过的引导者，就是你。”

“亚历山大，您这么信得过我，我还有什么二话可说呢？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我的家将永远是你们的家。这点请您尽管放心。您什么也不要想，只管安心养病，快点好起来吧。除此之外，您还需要一点什么？”

“呆会儿等孩子们回来后，把密可来给我叫过来吧。”

“他一回来我就将他送过来，现在您好好休息吧。”

夜幕降临了。亚历山大还在迷迷糊糊睡觉，密可来安静地坐在父亲身边的小凳子上等他醒来。吊在天花板上的煤油灯很亮地照着。煤油灯也许是刚点上不久，密可来一进门就闻到新鲜的煤油味。他静静地坐着，端详着他父亲睡梦中的脸。那是一张瘦骨嶙峋的脸，眼睛深深陷进眼窝里，眼眶周围是一溜疲倦的黑色。最让密可来吃惊的是父亲那几乎满头的灰白头发。从迪化来的路上他们白天黑夜都一直戴着皮帽子，头发也不曾洗过。现在密可来才发现父亲的头发白得发亮。我的天，密可来暗暗想道，父亲的头发跟以前家里挂的祖父的相



片上的头发差不多一样白了，也许多休息一下它又会变黑吧？

亚历山大睁开眼睛，发现儿子坐在面前，不禁微笑起来：

“嗨，密可来，你在这儿呆多久了？”

“不久。我们刚才出去玩了。”

“我知道。本贵已经告诉我了。听着，儿子，爸爸现在要跟你聊聊。”

“什么事，父亲？”

“我要告诉你一件既严肃又重要的事情：我快要不行了，密可来。如果我去的话，你就是我们家的主心骨了。希望你能照顾好娜塔丽。过来，孩子，这儿有我的一枚图章戒指，将它套在你的十字架链条带上吧。有一天你也许会回加拿大，这枚戒指将成为你的身份的证明。现在，你再去把我左边的那只靴子拿过来。”

密可来将靴子递给他。亚历山大将手伸进靴中位于皮革与里子相贴的部分，从那儿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只小袋。

“这是以备急需的东西，你将它放进口袋中去吧，有机会再将它藏到只有你知道的地方。里边是一打左右的钻石。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国家，你都可以将它们卖掉获得一笔足够的财富。记住：你们的将来也许凭系于此，你必须好好保护它，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动用它。我另外还有一些。不过那些我准备交给本贵，让他来替我保存。这样的话，你两边都有保障。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父亲。”

“不要向任何人提起有关这些钻石的事。就是在你和妹妹之间，也不要谈起它。这是你最大的秘密。等她长大了再告诉她吧。她现在太小，也许一不小心就说出去了。好了，现在，把那装着你东西的小箱子也拿到你房间里去吧，我们的家传圣经和文件从现在起也由你保管。”

亚历山大因为一下子说了太久的话，累得喘起粗气来，头重重倒在枕头上。但他好像有意要在今天把话都讲完似的，目不转睛地看着儿子：

“你也该长大了，孩子。爸爸妈妈对不起你们，这么早就不管你们了，可是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在本贵家里，要像中国人那样礼貌而谦恭，我们给他们已经增添足够的麻烦了，你明白吗？”

“是的，父亲。”

“医生叫我不起床，那么我就不起来去厨房吃晚饭了。睡觉前你跟娜塔丽再来见我一次吧。现在你先跟大家一起去吃饭。”

“好的，父亲。”

